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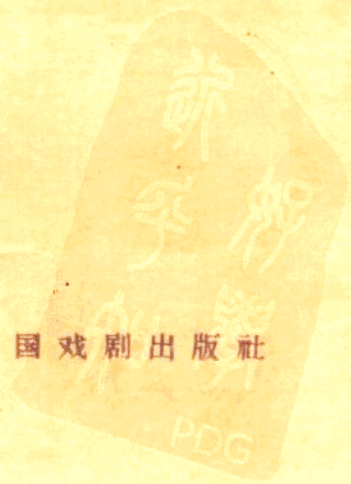


家事



叶日·柳托甫斯基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PDG

葉日·柳托甫斯基和他的 剧本“家事”

羅斯托茨基

波蘭青年劇作家葉日·柳托甫斯基，在1951年欽斯脫霍夫城卡米爾納劇院初次上演他的第一部剧本“力量的試驗”時，就在他的祖國享有聲名了。以後這個剧本又在華沙的波蘭劇院、盧布林城的奧斯特爾瓦劇院以及國內許多其它城市的劇院演出。

在1951年舉行的現代波蘭戲劇觀摩大會上，“力量的試驗”的演出与其它反映現代人民民主波蘭的生活的一些最優秀的戲劇成為觀眾注意的中心。許多演員因扮演柳托甫斯基剧本中的角色而獲得了國家獎金。

青年劇作家的成就，首先在於他善於在充滿戲劇性的作品里真實地反映出一种新的、生氣蓬勃的力量跟垂死的舊世界的力量的尖銳衝突。

葉日·柳托甫斯基生於盧布林城。他的專業是醫生，父親和祖父也是醫生；當他轉入從事文學活動以後，他選擇醫務工作者作為他的第一部作品的主角。“力量的試驗”的主角是一位卓越的教授、醫學博士莫克石茨基。在

它的劇情發展中反映了知識分子代表們的特有的道路；他們在生活教訓的影響下放棄了堅信科學的“超階級性”的唯心主義立場以及自己“原則性”的不問政治的思想，並且終於明白了：在尖銳的階級沖突的條件下，這一類的立場毫無根據，而且可能被人民的敵人利用。

“力量的試驗”的主要事件是在醫學界中展開的。然而就在這一劇本中，作者曾設法擴展故事的局限性，他在情節的發展中引入了反對敵人挑撥和怠工的鬥爭這一題材，作為主要插曲之一。這個題材不但在劇情上，而且也在內容上和故事的主要思潮有着聯繫。整個情節的線索所環繞着的中心問題之一則是警惕性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起讀者注意的柳托甫斯基的第二部劇本“家事”以及他的最近一部劇本“田鼠”（它的故事發生在西萊齊的一個礦井）里，警惕性的問題都處於首要的地位。

劇本“家事”在最近幾年來經常排在波蘭許多劇院的劇目中。這既說明了其中涉及的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戲劇的巧妙結構。對蘇聯讀者說來，這是一部有趣的作品，這首先因為它以有趣而尖銳的形式揭露了今日波蘭現實中存在的典型現象。

劇本“家事”的故事，正如它的題目所標明的，是在一個家庭的範圍內展開的。然而它充滿着不僅含有道德上的、而且含有社會的意味的許多事件。劇本中佈置了幾個戲劇性的沖突，其中每一個都有各自的重要意義、真實性

和兴味。不但如此，这一切冲突相互間都是有机地联系着，从屬於一个統一的、連貫發展的情節。作为剧作家來說，柳托甫斯基的高深造詣在这里卓異地表現了出來。劇情簡單地歸結如下：

當我們从主人公們的最初几句台詞中看到劇情以后不久，在反射鏡工厂的一个老年磨研工尤瑟夫·加明斯基的家里就安下了一些緊張的局面。尤瑟夫·加明斯基的兒子斐立克斯·加明斯基和父親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他正在創造一种生產反射鏡所必需的制造拋光鏡面的新技術。斐立克斯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他只剩下一个更經濟地耗費电能的問題沒有解决。拿斐立克斯的發明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將使劳动生產率提高許多倍。直到这时为止，拋光是最繁重的手工作業，它只能由高級技工來做。尤瑟夫·加明斯基就是那样的技工，而且是特別熟練和“不可缺少的”。由於这样的緣故，他和兒子之間發生了矛盾：年老而有功績的生產工人認為兒子的發明將把他从受人尊敬的技工变为多余的人，他这样的人留在厂里似乎將只是由於憐憫的緣故。

必須在这里着重指出：作者在表現上面所說的父子間的矛盾时，並沒有陷於追求外表的緊張以至於虛偽的誇大。相反的，他以極巧妙的手段展开了父子間的冲突。柳托甫斯基絕沒有把尤瑟夫·加明斯基歪曲为一个一味反对新事物的鼠目寸光的人，而同时，他也沒有簡單地解决他和斐立克斯間的戲劇性的冲突。他表現了老年技工

內心發生的複雜鬥爭，其中交織着由兒子的發明所引起的自私的顧慮以及因兒子而驕傲的感覺，也交織着一個專家將要喪失自己的職業而遭到的損害以及對那項消磨了自己大半生的工作的顯著改進的濃厚興趣。

然而父子間的衝突不但沒有概括故事的全部內容，而且它本身並沒有佔據中心的地位。它由許多其它更緊張的衝突加以補充和複雜化了。斐立克斯把全部工作都放在自己的發明上，他沒有注意到，這影響了他和妻子伊琳娜間的相互關係。伊琳娜開始覺得斐立克斯初戀時的热情已經過去了，他對她變得完全淡漠了。他們兩人在某些家庭方面的糾紛上都有過錯：斐立克斯顯然不夠重視以真摯的同志和友誼關係對待妻子，伊琳娜也不了解丈夫在發明上的工作對他的全部重要性。在反映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上，也像反映加明斯基父子間的關係那樣，既沒有公式化，也沒有故意使其平易。斐立克斯決不是什麼“無情漢”，而伊琳娜也決不是沒有遠見的庸人，他們中間每個人造成的過錯絕不致於引起決裂。這一切都真實地在足夠的程度上表達了出來。

劇情的發展以及最後全部衝突的解決，跟加明斯基家的第三個代表人物——斐立克斯的弟弟湯麥斯有關。這個年輕人落入了一個披着“看穿了生活的人”的外衣的叫什么羅斯托夫斯基的人的圈套，而这个人却是一個特務、一個企圖盜取斐立克斯的發明秘密的外國情報機關的間諜。他用威嚇和欺騙的手段達到了叫湯麥斯將斐立

克斯發明的圖樣“暫借”給他的目的。湯麥斯沒有懷疑羅斯托夫斯基是一個特務，直到後來，當他知道了這件事以後，才認識到自己犯下了怎樣的罪行。

複雜的劇情，嚴謹地、連貫地發展下去，它的急劇和出人意料的轉變促使讀者聚精會神地注意事件的發展。

然而劇本的主要優點還不在於表面的引人入勝，而首先在於它真實地揭露了人的性格。當然，劇本不是毫無缺點的。特別是，我們不能不同意波蘭刊物中向作者提出的批評，認為他在描寫羅斯托夫斯基這一人物時，過於輕描淡寫和簡單化了。雖然如此，劇本的主要方面是正確和使人信服的。作者在創作它的時候，是以生活的真實為指導，而不是單憑想像的輪廓。自然，這也決定了叶日·柳托甫斯基的劇本能和我們蘇聯的讀者和觀眾見面。

劇中人物

尤瑟夫·加明斯基——反射鏡工厂的磨研工。

葉芙琴尼婭·加明斯卡婭——他的妻子。

斐立克斯——加明斯基的大兒子，工程師。

伊琳娜——斐立克斯的妻子。

湯麥斯——加明斯基的小兒子，医学院學生。

克里什朵夫·羅斯托夫斯基——湯麥斯的同學。

珈麗娜·岡索美斯卡婭——反射鏡工厂的女制圖員。

故事發生在1951年秋季，華沙。

第一幕

一所旧的華沙房屋內，加明斯基家的住宅。一間寬敞的房間。牆上糊着明淨的花紙。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懸下一盞老式的燈，罩着褪了色的燈罩。牆上掛着几張像片。其中一幅巨大的、裝在漆木鏡框里的像片是加明斯基夫婦在結婚那天照的。房間中央放着一張很大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舞台背景靠右是通走廊的門。門旁放着一具笨重的有鏡子的衣櫥。另一面是一只小小的五層櫥。牆角上，一座落地自鳴鐘在滴答作響。左面是邁立克斯房間的門，右面是邁加明斯基和湯麥斯的臥室的門。

黃昏。

加明斯基靠桌子坐着，他是一個瘦瘦的、个子不高的人，約六十歲。正在閱讀報紙。在通走廊的門外，傳來鑰匙的金屬聲。有人開了一会兒鎖，顯然，它給卡住了。同時，邁立克斯房間的門也打開了些。伊琳娜在門口出現。她凝神地傾听。那時門鎖打開了。傳來沉重緩慢的腳步聲。加明斯基走進房間。她是一個年近五十、矮小結實的女人；她頭上圍着一塊“和平頭巾”^①，頭巾下露出一縷縷斑白的頭髮。手里提着一只籃子。熟悉的腳步聲在伊琳娜臉上引起失望的表情。當婆婆走進房間的時候，伊琳娜關上門，躲了起來。這些時候，加明斯基

① “和平頭巾”是在華沙為了慶祝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召開而發賣的。——俄譯者註。

沒有抬起眼睛，繼續讀報。加明斯卡婭以不滿意的眼光目送伊琳娜。她自言自語地咕噥着什麼，把籃子放在牆邊，在靠門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然後嘆了口氣，把鞋子脫下來。品評似地看着自己的雙腳一會兒。

加明斯卡婭 又腫起來了。

加明斯基繼續讀報。

你看見嗎？

加明斯基放下報，從眼鏡底下向妻子的雙腳瞟了一眼，又開始讀報。

（加明斯卡婭輕輕地在浮腫的腳上套上家里的便鞋）這樣排隊准能把人累壞。（不滿意地望伊琳娜躲在那裏的那扇門）那一個也可以去排排隊。這不見得就能降低她的身份。

加明斯基不耐煩地擺了擺手。

喔！對不起！我忘了這是個無價之寶。她生來就是為了讀書的，老太婆才是該排隊的。

加明斯基 （隔着報紙咕噥）你怎麼老是說個不停呢？

加明斯卡婭 是呀！你還是管你自己的事吧。人家一句話也不能說了。你的火氣可變得太大了！（站起來，從地上拿起籃子，向門口走去）當然囉，你下班回來，就該看看報，就該下下象棋，你的老太婆排了半天隊，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加明斯基 你又噓噓個半天。

加明斯卡婭 （從門口轉過身）你還是不滿意嗎？要是上班去的時候，只給你几塊麵包，一些果醬，沒有奶油，你怕不會高興吧。明天午飯還不知做些什麼菜。甜菜湯

和馬鈴薯餅，可以嗎？

加明斯基 隨便你做什么。

加明斯卡婭 (放開門的把手，向丈夫走來。關心地看着他。不再用嘶
嘶的聲調) 唉，尤瑟克，尤瑟克！

加明斯基 (不高興地，還是看報) 什麼？

加明斯卡婭 你怎么變成這樣了……總不跟人家談一
談，只是嘴里咕嚕咕嚕的。這樣已經兩星期了。

加明斯基 (不加理睬) 唔！……

加明斯卡婭 (在丈夫身邊坐下來) 是不是想起斐立克的工作
而叫你煩惱。

加明斯基 (凶惡地) 你發昏啦！

加明斯卡婭 喔，我沒有發昏。咱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年。
尤瑟克，你騙不了我。

加明斯基 (狂怒地丟掉報紙) 讓我安靜一下吧，老太太！你
老是像牛蒡草糾纏狗尾巴似的糾纏人。

加明斯卡婭 把兒子養大了，却怪叫爸爸生氣。現在的
孩子就是這樣！他這樣胡搞有什麼好處呢？現在已
經把手弄得像火一樣紅了。

加明斯基 (埋怨地) 給酸燙壞啦。這比沸水還要厲害。

加明斯卡婭 你不会勸勸他，尤瑟克……

加明斯基 (從椅子上躍起) 我？你發昏啦！(猛地推開椅子) 好
叫他想著我害怕他的工作嗎？說老头子委屈了，怪
說閒話嗎？(神經質地在房間內踱步) 沒有這回事！要是
他喜歡這樣，就讓他幹下去吧！他會有什麼成就，我

的手心早該長出毛來啦……

加明斯卡婭 那你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安呢？

加明斯基 （蜷縮一下）根本没有什么心神不安！（和妻子注視的眼光相遇，扭回頭）我生气的是，这个笨家伙死鑽在一件荒誕的事情上。电气拋光的鏡面！那是需要技工的手的。月宮里可能用別种法子做鏡面。电解怎么能代替磨研工。

加明斯卡婭 但是巴別尼茨基說……

加明斯基 （打斷她，激憤地）巴別尼茨基是裝配工，可不是磨研工。他要懂得这个，真好比母雞懂得胡椒哩！（做了个手勢，談話稍停）請你再不要提起斐立克斯的夢想來打擾我吧！

加明斯卡婭 为了这种夢想，咱們家里打起仗來了。

加明斯基 打仗？那里打什么仗！我打了他嗎？还是我侮辱了他呢？

加明斯卡婭 你打是沒有打。他已經不是挨打的年齡啦。你也沒有侮辱他。可是你們悶着不講，这比任何吵架都坏。大家像仇人似的，你不睬我，我不睬你。（嘆气，在膝盖上擦了擦手心，站起来）我上考脫拉索娃家去，說不定她那兒可以弄到些牛油……（一面走，一面看斐立克斯房間的門）唉，她为什么不稍微聰明些呢！又可以給自己保住丈夫，又可以使老小倆和好起來。

加明斯基 你又在嚕苏什么？

加明斯卡婭 我腦子里这样在盤算。只不过……跟这头

雌鵝有什麼可說的？斐立克斯自己挑的老婆，真是的！

加明斯基 蓋尼姪！

加明斯卡姪（模倣）“蓋尼姪”！“蓋尼姪”！真好比犍牛配了部小馬車，我們的家也配不上她。

加明斯基 蓋尼姪！

加明斯卡姪聳了聳肩，下。這時，發出短促的鈴聲。伊琳娜打開些門，傾听，從自己的房間出來。走廊那面傳來加明斯卡姪和湯麥斯的声音。

加明斯卡姪的声音 啊呀，耶穌！他把什麼拖回家來了！
湯麥斯的声音 很可愛的骨头，怎麼？

加明斯卡姪的声音 趕快放到自己的櫥里去，不要讓這髒東西給我看見。

可以听到出去的門砰的一聲关上。湯麥斯走進房間，他是一個穿着大学生制服的青年。手里拿着只皮包，腋下夾着一根制過的脛骨。

湯麥斯 您好，父親！敬禮，伊爾卡。（指骨髕）多有趣的东西，不是嗎？脛骨。換句話說，叫“Os femoris”^①。
媽媽幾乎給嚇壞了。有什麼吃的嗎？

加明斯基 媽給你在爐子上留了些。

湯麥斯 好吧。（迅速跑進自己的房間。）

伊琳娜（打破湯麥斯進去後的靜寂）您沒有知道斐立克斯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嗎？

① 脛骨的拉丁文学名。

加明斯基（坐下，埋怨地）不知道。我离开厂的时候，他还忙着在搞自己电解池的工作。（抬眼望媳妇）他没有跟你说什么吗？

伊琳娜 他說五點鐘光景回來。但是已經七點多了。（垂下眼睛，輕聲地）我們準備今天去看戲的。

加明斯基（把伊琳娜拉到自己身邊）這一月里，他已經騙了你三次啦，我的孩子。

伊琳娜（向下望）第四次了。

加明斯基嘆氣，同情地搖搖頭。湯麥斯上，立刻向通走廊的門走去。

給你熱一熱午飯嗎？

湯麥斯 午飯！又是稀飯，不然就是馬鈴薯餅！哄鬼的飯！

伊琳娜（溫和地）你不也知道，現在肉很難買。

湯麥斯 戰前就沒有這種困難。說是現在的東西比戰前多了，可那時才真是由着你儘量買。

加明斯基 我到底發現了一個人，他還記得戰前是怎樣的。

湯麥斯 我可能記不得，但是我知道。

加明斯基 你什麼也不知道，傻瓜！戰前你也能去學醫？

哦！至於肉，你去問問媽媽，她一星期可有幾次肉上鍋子。

湯麥斯（半諷刺，半奉承地）對啦！那時似乎我的爸爸也不掙錢！這樣的專家！

加明斯基 專家同樣罢工。

湯麥斯 那时你罢工，現在人家可要拋棄你了……等斐立克斯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誰还需要爸爸“黄金般的双手”？（帶着諷刺的微笑跑出房間。）

加明斯基 （从椅子上站起來，似乎准备去追兒子，但是又坐下來。从窗縫中进出声音）糊塗虫。

伊琳娜 （劝解地）年輕……

加明斯基 难道你不年輕？难道斐立克不年輕？必須管教一下这小子！他的头腦完全变了！老是頂嘴，每晚不知在什么地方胡鬧，喝伏特卡……

伊琳娜 您过份誇大了，爸爸……

加明斯基 你用不着包庇！我全都知道！我們住在一間房里。他什么时候回來，看一看鬧鐘就知道，伏特卡的气味由你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昨天他打的那条領帶呢？記得嗎？

伊琳娜 （笑）記得。爸爸，那是您叫我丟到爐子里去的。

加明斯基 領帶燒了——这还没有什么。他腦子里的胡思乱想，你可消滅不了。（嘆气）不知交了些什么朋友！看样子有人在教唆他。

伊琳娜 （安慰）年紀还輕，不懂事……

加明斯基 （沉思地搖頭）不，伊拉！这不單是胡塗話。他說的關於肉的事——这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伊琳娜疑問地看公公。

（抬眼望媳婦，困难而又决断地說）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話对

誰有利。

伊琳娜（漫不經心地）許多人都在抱怨，這樣不夠，那樣……

加明斯基 那是另一種抱怨！自己人也可能說，生活還過得不好，有困難。但同時想到的是怎樣幫助……他們知道現在的一切情況是怎樣的，為什麼會有這些困難。但是，想煽惑人心的那種人也知道這樣的談話。於是儘量造謠！以前的日子怎樣，可能有些人記不得了。但是我忘不了！（愈益痛苦地）我記得在三六年的時候，只給這個吃奶的孩子一些拌鹽的馬鈴薯吃，以後就單吃馬鈴薯了，因為鹽也不夠用啦。那時，在罷工以後，我整整閒了一年。你去問問媽，那一年她給孩子們吃些什麼？胡塗的孩子！（望伊琳娜）你可能在想，我聽了他關於斐立克斯發明的廢話就生氣？

伊琳娜 您怎麼啦，爸爸！……

加明斯基 喏喏，只是沒有吵架罷了！眼看家就要四分五裂了，斐立克像枚釘子似的刺在我眼中。我腦子里硬是梗着這件事。

伊琳娜（沒有笑容）當然，爸爸，您對他的態度變得兩樣了。

加明斯基 因為他固執得像頭驢。腦子里僣裝些胡塗的思想。說真的，他骨氣倒有——沒有說的。不像湯密克那樣！

走廊那面可以听到开锁的鑰匙声。伊琳娜迅速向進來的門掉过头去。又听到加明斯卡婭沉重的脚步声和廚房門的吱呀声。

伊琳娜（帶着失望的表情从椅子上起來）媽媽。

加明斯基 嗨。不知道上考脫拉索娃家去做什么。你又上哪兒去？

伊琳娜 到自己房里去。

加明斯基（斜視進來的門）你跟盖尼婭不要彼此在心里过不去。

伊琳娜 但是您知道……

加明斯基（打断）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她是很难相处的。

但是她是善良的女人，我的老太婆。（微笑）善良的！至於她的嘴喜欢搬东搬西，那是她那种老婆子的習慣。

加明斯卡婭上。

加明斯卡婭（向丈夫）你怎么？还坐着？已經七点半了。

加明斯基 你要上哪兒去？

加明斯卡婭 难道湯密克沒有跟你說过？

加明斯基 湯密克？

加明斯卡婭 他給我們買來了电影票。

加明斯基 又買了？为什么他近來这么慷慨。

湯麥斯上，他听見最后一句話。

湯麥斯 爸爸，您总是不高兴？那是为了感謝您的关怀！

加明斯基 好吧，既然談起了，那你就告訴我，你哪兒來的錢用在这一切事情上？

湯麥斯 用在什么事情上？

加明斯基 就說買這些戲票吧。

湯麥斯 那有什么了不起！整整九个茲罗蒂^①！助学金就够買了。

加明斯基 那末喝伏特卡呢？

湯麥斯 （迅速地朝伊琳娜睇了一眼）什么伏特卡？

加明斯基 就是你晚上回家的时候，身上帶的那个伏特卡气味。

湯麥斯 （犹豫地雙眉，油腔滑調地）我？喝伏特卡？

加明斯基 別騙人！我知道的比你想的要多。

湯麥斯又偷偷地看伊琳娜一眼。

我早就想跟你談一談了。

加明斯卡婭 穿衣服去吧……幹嘛老是纏住小伙子。

湯麥斯 （抱怨地應和說）真的！人家排了隊買來票，還要無端的受到挑剔。

加明斯卡婭 （看鐘）七点四十分了。准备起來吧，尤瑟克！

加明斯基 （朝臥室走去，向湯麥斯大聲地）我還要跟你談談清楚！（下。）

加明斯卡婭 （看伊琳娜）你不去看戲？

伊琳娜 不去。

湯麥斯 真的嗎？

伊琳娜肯定地低頭。

① 波幣。